

克勞塞維茲大將著

大
戰
學
理

劉士毅題



第
大 戰 學 理

(上 冊)

黃 煥 文 編

桂 林 國 防 書 店 發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

大戰學理

(上册)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編譯者

黃煥文

發行人

鍾煥華

發行者

國防書店

桂林中南路一〇一號

電話二七一九號

印刷者

國防印刷所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四角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版

克勞塞維茲大將評傳

十八世紀末葉，發生三大革命，改變了歐亞二洲造成今日的世界。這三大革命就是智識革命，工業革命和法國革命。這三大革命改變了人，思想生活，改變了社會意識制度，改變了世界物質環境而產出一顆不朽的彗星。這彗星不是拿破崙，不是路易斯，不是腓特烈，也不是亞歷山大，而是普魯士陸軍大將克勞塞維茲將軍。

因為他的思想精神的傳教卅年後而有普法戰爭，八十年以後而有歐洲大戰，一百年以後而有今日的世界大戰。能正確運用他的思想和藝術就可以弱敵強神禍爲福戰勝天下，錯用他的思想則先勝後敗由強轉弱而自取滅亡。所以，克勞塞維茲將軍不但是戰爭精神傳教者，而是現代軍事哲學，軍事科學，指揮藝術的創始者。他不只是等於 國的孫武子，他在西歐兵學中實等於希臘哲學的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他是軍事學上的牛頓和愛因斯坦。在軍事思想發明上他和生物學上的達爾文，心理學上的威廉詹姆士，哲學上康德培根，文學上的歌德，福樓拜，宗教上的馬丁路德可以並駕齊驅，甚至還超過他們。

克勞塞維茲 (Clausewitz Karl Von) 將軍於一七八〇年六月一日生於普魯士的馬格德堡 (Magdeburg)，在柏林以西於爾培河 (Elbe) 右岸。克氏少有膽略天資聰慧，一七九二年十三歲時即入

軍隊服務。至一八〇〇年二十一歲時入柏林軍校，深得校長所器重，一八〇二年畢業，一八〇六年拿破崙率領大軍侵略普魯士，普軍戰敗，克氏同被俘虜，後以雙方議和交換俘虜，克氏於一八〇九年方得釋歸。自後在普魯士陸軍部和參謀部任職。參與軍制的改革，實行徵兵之制，奠定普魯士復興之基礎。當時拿破崙縱橫歐洲，所向無敵，克氏深以締結城下之盟爲恥辱，豈可長此低心下首永遠屈服。他深思熟慮細究當前歐洲形勢只有我國地大兵強可以和拿破崙對抗，於是離普赴俄加入俄軍當參謀。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糾集各國聯軍以征俄，深入莫斯科而慘敗，克氏在俄軍中頗得狄彼薩巴爾康斯基（Diebitsch Sabalkanski）親王的信任，有結托羅根（Taurogen）條約之功。

克氏自參加這次大戰役之後，對軍事學理大有感悟，證明抵抗戰法可以以弱敵強，而普魯士人反懼怕拿破崙的威勢而抱消極，於是他乃發憤向普國人士說：「報仇雪恥，就在這時，不可失却時機！」他由俄回國後編練東普魯士後備軍，慷慨陳詞上說下教，不久而使歐洲各國聯合以抗拿破崙。至一八一五年克氏任普國第三軍的參謀長，終於滑鐵盧之役把百戰百勝的拿破崙打得一敗塗地。從此以後，克氏以知兵見重於普魯士全國，担任普皇太子的軍事教官。至一八一八年，他奉命爲柏林陸軍大學校長，毛奇將軍即是他的學生。一八三〇年任德國砲兵監，一八三一年任格奈澤瑙（Gneisenau）元帥的參謀長。

克氏好學深思，精研十七、十八世紀的歷史戰史，目覩拿破崙作戰用兵，剛猛激烈，戰無不勝。

更參透古今戰史，對戰爭本質，戰爭勝敗之因果和戰爭價值等等從精神物質兩方面，從心理，生理，物理，地理，數學，統計各部門加以澈底的研究。他自一八一〇年起三十一歲時即從事著述，編著科學的戰史，只因當時戰役頻繁，克氏不遑執筆，又以他的職責重要，即已起草之書也無暇修正。不料至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這個支配全世界的思想家，只享年五十有二，就因積勞成疾抱恨而歿。

克大將死後，他的夫人瑪利女士檢點他生前軍事遺著，共得十冊，於一八三二年六月三十日出版，內中三冊，即是本書，德文原名 *Von Kriege*。他在生前深恐這書未成而逝，特在原稿上註明：「我死後遺下這戰爭指揮法的草稿，是為將來完成一有系統的專著，并擬取名為『大戰學理』」；這書的草稿，還要大加修正，不過各篇所述的原則是經過我多年的實驗和深刻的研究而來，讀者可藉此以悟透戰爭的真相。因此之故，這書出版之後，雖經多次的修訂，而原文艱深難解，至一八四九年始有法文譯本，一八七三年方有英文譯本。這書一經翻成英法各國文字，即成寶貴的名著，歐洲各國才知道克氏是戰爭精神傳教者，是近代軍事哲學軍事科學戰爭藝術的創立者，才知道克氏是科學的戰史編著者，是十九世紀第一流戰術理論家；才知道德國會產生毛奇，施里芬，興登堡，和魯登道夫這些不世出的天才，才知道德國的軍隊總是佔居世界上第一位的原故。

克氏的偉大的熱情和才學，藉他的著述傳教而使全世界聞名。普法戰爭（一八七〇年）以後，法國著名軍事評論家陸軍中將培倫氏說：「拿破崙于一八一二年以前和歐洲各國聯軍在一八一二年以後至

一八一五年間各戰役，戰勝戰敗的原理本很簡單，我們不會深刻研究所以不能領悟其真理，惟克大將以遠大高深的眼光勘破玄妙，我國（法國）各將領若在一八七〇年以前得讀克大將的遺教，那會至於當年戰略失敗麼！我們覺得今是而昨非，急起而爲將來的準備，不能不精研克大將的學說。」上次歐戰以前法國陸軍大學爭相研究克氏學說，并謂「迴想法國革命戰起時全歐成一大戰場，二十年間，沒有一天不在戰亂中。自拿破崙帝政傾覆以後，各國渴望和平，於是人心發生文弱萎靡的反動，軍事思想乃暗淡而無光，惟普魯士尚留有一線的光明。兵衛思想萌芽在這個戰敗的國家，乃有近代第一流軍事哲學者出世，即是克勞塞維茲將軍」。法德世仇，他們這樣推崇克大將是因克氏學說爲真理的代表；依我們歷史眼光來看，上次歐戰法軍沒有誤解克氏思想所以能戰勝德國，這次歐戰，法國錯用克氏思想以致不出一個月的時間就被德軍打敗了。

克大將不是明明指出戰爭本來面目是殘忍猛烈無比，以大會戰大決戰直接殲滅敵軍來解決大事嗎？克大將不是明明指出戰勝之道在兵力集中有形無形之力確保優勢的主義嗎？克大將不是明明指出地形在軍事上只是次要，否認設防堅固陣地的絕對價值，并駁斥一國地形上有什麼國之鎖鑰可以保證敵人攻不破，而守者以絕大兵力配備設防線實是最不利的嗎？自上次歐戰以來法國將帥實沒有深切研究克氏學理所以才有馬奇諾防線，才會分散兵力，才会有這次大戰的慘敗。德軍所以戰勝，雖然說是因爲新式兵器的優越，但質直說來，實是戰略的成功；德軍自誇的全體性戰爭閃電戰新兵學理論，還不

是克大將的殲滅主義，集中主義，確保優勢主義和大運動力，大決心，最神速，最祕密的運用實行嗎？

現代戰略戰術發源於法國革命時代，以拿破崙的天才試驗成功。然不是克氏親身經歷，好學深思，實難以真正了解，更談不到教訓後人。法國權威軍事思想家吉爾柏特精研克氏大戰學理才解透拿破崙用兵祕訣，他說：「拿破崙戰略戰術的原則，是非常簡單：第一，無論攻守都以直接滅敵爲目的；第二，本此殲滅主義而採攻擊必攻敵人之主力必向敵人的中心；第三，攻擊行動迅速敏捷使敵人措手不及；第四，行軍駐軍所取隊形，無論何時何地都可迅速集中兵力有系統的實行戰鬥；第五，運用上面四點全賴將帥意志自由創造不拘地形不拘舊例而能膽大心細堅決到底」。吉爾伯特氏五體投地的歎服克大將的學說，他慎重的告訴法國人研究「大戰學理」即是研究拿破崙戰略戰術。他說：「戰勝的根本條件在於軍官人格的高尚，在於軍官專門知識的充足，在於軍官的機智才能，在於軍官的深思熟慮，一言以蔽之，要軍官具有哲學的思想。軍官有了哲學思想，才可以破除成見，不拘舊例，才可以意志自由，獨往獨來，因時應變，因目的以擇手段」。

要怎樣才可以有哲學思想？要如何才能提高人格或武德？吉氏鄭重的說莫過研究克大將的大戰學理一書。他說：「大戰學理對於讀者，如說是教授的不如說是引誘的，因這書教訓人的固多，而耐人尋味的更多。克大將是戰爭精神傳教者，他要求於聽的人在能動精神上的感悟奮發不在於被動的領受

一種學說」。他又說：「大戰學理一書與其說是軍事專門的，毋寧說是哲學的；非特軍人應該讀，一般思想家都應手執一卷。克氏這書，還是政治家外交家和一切領袖人士枕中的祕本」。克氏死後八十餘年，大戰學理纔傳到東方，日本至明治三十四年始有譯本，我國在民國四年保定軍官學校方有譯本。於是克氏名著不獨是歐洲人的枕中祕本，而是世界各國智識份子的枕中祕本。自俄國革命蘇聯建國建軍以來，紅軍中的將領，大家爭相研究克氏遺著而圖一戰取勝天下，則克大將的思想可以說是支配全世界了。

自十九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發達，工業進步，新兵器發明使用極多，火車，汽車，潛艇，飛機，無線電，大砲，炸彈，魚雷，坦克，毒瓦斯等把兵器火力和軍隊運動速度發展到極端，使戰爭在三度空間而活動。表面上看起來，克大將的戰爭學理似乎不能適用於今日。又以空軍戰術，海軍戰術和坦克戰術各自獨立發展，也似乎不能應用陸軍戰略原則。但真理是永遠不變的，使用這些新兵器的還是和往日一樣的人類，而作戰地方還是和從前一樣在地球表面上的戰場，鬥爭原理，力動學原則也是一樣沒有變化。至于海軍空軍的戰略戰術更是以陸軍的戰略戰術做根基。什麼意大利杜黑主義，什麼英國福勒主義，都是演繹克大將的思想應用於最新兵器効力上面；而他們的主張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正受着嚴重的試驗。克大將瞻觀古今戰史的變化，早知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戰爭特性，他不以某一時代的兵器爲對象，他歸納過去一切實戰證明的原理，自信他的學說不特適用於某一國某一時代，還不問

那一國那一時代都可適用。他著這本大戰學理，是和編法蘭西法典一樣，只在發現事物的真理，求出戰爭各事的本質作用和勝敗因果關係而不只是事物外表現象。他在戰爭理論篇中結論說：「法蘭西法典有：立言惟真，非真不語，非全真不語。我的著作是採這種態度」。所以克大將的功績和他的思想同垂不朽。

因此，我們在一百餘年後來精研克大將的名著，在世界大戰時代來重新認識克大將思想的價值，在我國運用抵抗戰法以弱敵強爭取民族生存的時代來了解克大將教訓的勝敗原理，在我大中華民族的建軍建國偉大時代來運用克大將所提示的真理，那能不深深感佩克大將的崇高偉大。克大將的大戰學理全書充滿了論理的發展，着重軍事鬥爭系統知識的建立，鬥爭心理的解剖，將帥性格的分析，精神價值的開發，軍人武德的提高，如果說「物質機器只是心思腦力的兒子」，如果說「原始物質的鐵，依照人類清楚確切的思想能把它變成機器」，那麼，誰有腦力誰就有一切。克大將正要我們提高精神鍛鍊心思和腦力，我們最高統帥委員長蔣公常常教訓我們說：「建立軍人人格，提高精神，鍛鍊武德，使軍隊的一切技術智能徹底做到現代化的地步」。那麼，克大將的思想傳授正可養成我們一個完全的腦，我們可由精神主義的開發而獲得物質主義的成果，使大中華民族走上真正復興的大路而實現大同世界。

程序

煥文兄于民國十八年在武昌右旗軍校時即開始研究兵術思想，到現在已有十三年。自抗戰軍興以來，他常對我說：「研究兵學是以研究戰史爲基礎，從前以研究上次歐戰史爲要着，現在應研究清代平三藩，湘軍太平軍戰史爲急務，才可證明我抗戰戰略的優秀」。他又說：「以前非軍隊中人很難身歷戰境，現在人人親眼看到大規模戰爭的進行，軍事問題是我國生死存亡復興的問題，你們也應當研究軍事學才好」。我十二分接受煥文兄的誠意。

前年在湘時，他又對我說：「中國軍事學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學，以孫、吳兵法爲代表，孫子吳起思想中不但毫無迷信，實沒有一樣不合邏輯，不合實際，件件都是辦事講效率，講實用的。不過，自法國革命以後，應以普魯士陸軍大將克勞塞維茲的大戰學理爲基本」。我因爲以前沒有注意兵學，於是我問他，這書性質怎樣？他說：「這書不只是軍事的而是科學的，充滿了論理的發展，還是辯證的。不只是科學的還是哲學的；不只是哲學的，還是心理的；不只是心理的而且又是藝術文學的」。我說這書有這大價值，爲什麼不流行呢？

煥文兄於是微笑的說：「這很難說的，因爲原書是德文本、英、法、俄、日譯本都有錯誤，比較英、法文本尚不失原意。學軍事的人能精通歐洲歷史和語文的很少，而有了這種能力的人他又沒有功

夫來翻譯，所以這書本國不流行。又以克氏著這書時沒有完功就死了，差不多都是草稿沒有修正，因此文意艱深難解，非有相當的兵學根底，文與哲學素養是不好譯述的」。我又問他：「那麼，你自己何不根據英文本譯出來，使我們大家得一點真正的好處？」他說：「這未嘗不可，但我自己的英文程度淺薄，恐不够這個任務，如有精通德文日文的人和我合作，或者勉強勝任。從前浙江大學有兩教授相根據英文本來翻譯也沒有着手——這是因為他們對兵學研究尚不充分而不敢下手」。於是我想設法來完成這個志願。

去前夏秋之間，煥文兄到桂林來，要我們創辦現代戰爭週刊，發揚軍事科學文化，幫助作戰建軍，因此我就拜託兩位精通德日語文的好友幫助煥文兄譯述這本書。恰好福熙將軍的戰爭論譯本出版，又以煥文兄老友吳參謀長鶴雲的孫子兵法新檢討也已付印，我即鼓勵他趕快着手。於是煥文兄檢出他兩年來研究克氏思想的筆記四本把我看，又告訴我這書的詳細內容。我於是貢獻他與其翻譯全本，不如編譯精本，則我國軍官青年學生很容易閱讀研究。煥文兄立即同意我這個建議，他說：「克氏思想精深，理論一貫，可惜他生前沒有修正草稿，而普通翻譯者又不敢更動。實則克氏大戰學理八篇，系統鮮明，結構完整，每篇每章每節，都是分配平均，輕重合宜。論證完備，思想一貫。我可以取菁去蕪，編譯成爲精本，用最普通的言語，使克氏思想可以明確瞭然，對我國智識份子不無一點裨益」。綜計花了半年時間，他全副精神集中這書，廢寢忘食，從事編譯，在我們圖書室借出參考書四十

餘本。完成後他把稿本送與我看，不禁爲之驚奇。看了這書，除文筆清新流暢之外，我覺得勝讀一百本兵書，精研此書，等於進入陸軍大學，我才真正了解 季員長的天才性格的偉大，我纔真正認識抗戰諸文武將領小智才能的優越；同時我也認識自己的真性格，明白世事成敗的真原因。我以爲這書，不只可以證明抗戰必勝，倭寇必敗的真理，不只是可以檢討抗戰以來各次戰役的勝敗道理，還可認識這次歐戰發生的背景及其成敗，還可以了解蘇聯按兵不動的根本用意。又，不但可以批評世界各國過去的戰史，現在的戰役，還可以預測將來的戰爭。

這本書啓發我們的智慧，提煉我們的思想，提高精神能養成一個現代科學藝術的頭腦。怪不得蘇聯社會上一般人士對於克大將的理論發生非常濃厚的興趣，還稱他這本名著「在百年以上流芳閭世，已達於偉大軍事理論家和軍事哲學家應享的光榮地位」。蘇聯人士雖固執他的唯物觀點和階級的見解，但他們對於克大將的軍事思想成就，也認爲最有價值，以爲克氏根本的思想到現在毫無條件地仍爲一切有思想的人們最重要的收穫。由此可知這書的價值是如何的偉大不朽了。

民國三十年三月十日程曉華於桂林

編譯者序

編譯者編譯此書的動機遠在我抗戰第一期武漢未放棄之時。當時全國人心尚沒有澈底瞭解我最高領袖抗戰指導方針合乎真理，他們不十分明白「國內退軍」是以弱敵強的唯一疲敵持久抵抗戰法。以後經過衡山會議，我

最高領袖對國人宣示：「勝利第一，軍事第一，精神勝於物質，抗戰建軍」等口號，全國人士始能集中注意力，然一般心理還沒有澈底瞭解抗戰必勝的真理，也沒有真切認識抗戰即是建軍，建軍即是建國，建國即是民族復興。至抗戰第二期以後，日寇侵華勢力日漸衰減，我戰略防禦獲得成功，我作戰建軍進步一日千里，我抗戰國軍各部隊愈戰愈強，大家才深刻認識我抗戰指導方針和戰略戰術是絕對正確的。

我國第一流軍事思想家楊杰將軍在抗戰前曾公開發表我國對抗寇軍侵略戰術方針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支隊戰術，其法以小集團兵力分佈各處，亦可謂擴大之戰鬥羣，其性質近於遊擊戰術，此爲疲敵戰術第一步。第二階段爲阻塞戰術，即利用地形以行阻絕戰鬥，此爲疲敵第二步。第三階段爲後退防禦，即逐節退却以行戰鬥，此爲疲敵第三步。……上述三階段以象形言之，亦可謂爲點，線，面三級戰術」。楊將軍這個戰術方針即本諸克大將疲敵抵抗戰的原則和我國清初揭子宣所發明的

「延遲戰法」。揭氏說：「勢有不可即戰者，在能用「延」。敵鋒甚銳，少候其怠；敵來甚衆，少候其解。徵調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協，必待其孚；計謀未定，必待其決；時未可戰，姑勿與戰。蓋拙者真于守。「延」者勢在必戰而特「遲」之也」。

由此可知，我

最高領袖的睿智大才，我持久抗戰疲敵消耗戰法是一個合理合法的指導方針。白副參謀總長所示的「以空間換取時間，全面戰術」等等，都在克大將的戰爭思想中獲得保證。所以，編譯者二年來對於克大將的不朽名著曾深切加以研究，並參考各種專著，觀察實戰的進行與發展，深信我抗戰一切行動都是合理合法合乎真理的。

克大將以爲戰爭的本質是「滅敵」，所謂攻防不過是兩種同質的戰形。並反覆證明防禦是「待機反攻」，守勢作戰循自然的進行是始于守勢而終於攻勢。所以，我抗戰入于第五年度，我軍事委員會即通令全國講求增強軍力戰力之道，以期反攻擊潰寇軍：「……敵軍戰略失敗，非一般羣衆所能了解。故縱有甚深之矛盾與缺點，亦難促敵爆發普遍的崩潰。必須于軍事上予敵以顯著之打擊，然後敵國羣衆之心耐力與希望心完全喪失，如西次歐戰中德國失敗之機始于馬奴河會戰，而其普遍的崩潰必待四年之久於興登堡陣線之突破，方始完成。故爲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必須澈底增強我軍之作戰能力，予敵以顯著的打擊，方可速敵之崩潰。而我軍打擊能力之增強，實賴全國文武上下皆須強化軍事

第一，勝利第一的精神，集中意志，集中力量，視作戰爲凡百首務，力求增進軍隊之攻擊精神……

：「
要如何方能增進我們的攻擊精神，編譯者以爲不只是國軍各將領和各級軍官，須全國智識份子，各界領袖，尤其是學生青年，對戰爭原理澈底了解，由「知」到「能」。照我國已故兵學大師蔣百里上將遺訓，由見聞到了解，由了解到發明而至加強自信決心來行動。更要的是，將帥的人格，指揮官的性格感情，軍人的武德的提高，克大將用心理分析法研究最澈底；而我

最高領袖諄諄訓示，特別注重「精神的修養，武德的鍛煉」，即是百里先生現身說法的「點石成金的指頭」，也就是我國陸軍大學校現任教育長萬武樵將軍所示的「現代化的頭腦」。換句話說，要人人都有一個科學化的現代軍事頭腦，在我抗戰反攻建軍建國的偉大時代，這一個意義最爲重要。因爲對現代戰爭如沒有澈底的了解，則如萬教育長所說：「雖有新裝備而使用不得法和沒有裝備一樣」。

至於克氏的思想和這書的價值，已在克大將評傳中扼要介紹，全書充滿了論理的發展和事物真理的認識；但願能引起全國志士的研究興趣，使我抗戰建軍建國有事半功倍之効，則編譯者這一點苦心積目的就算達到了。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三月三日黃煥文於桂林。

大戰學理目錄

克勞塞維茲大將評傳

程序

編譯者序

第一篇 戰爭本質

第一章 戰爭之意義

第一節 定義

第二節 近世的興達

第三節 三種交互作用

第四節 三種緩和作用

第五節 兩種停戰原因

第六節 戰爭與人智

第七節 戰爭與政略

六 五 四 三 二 一